
現代修正主义者走上了何社会民主主义 蜕化并同社会民主党融合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編輯部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現代修正主义者走上了向社会主义 蜕化并同社会民主党融合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編輯部文章

(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Revizionistët modernë në rrugën e
degjenerimit social-demokrat e të shkrirjes
me social-demokracinë

根據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聲報》譯出

現代修正主義者走上了向社會民主主義
蛻化并同社會民主黨融合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聲報》編輯部文章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frac{1}{4}$ · 字數 26,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1·836 定價（四）0.13元

統一書號：3001·836

定 价： 0.13 元

目 录

現代修正主义者重蹈社会民主党背叛的复轍	(4)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什么?	(5)
現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場上	(11)
現代修正主义者在走向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完全融合	(16)
是工人的政党, 还是“工人階級的資产階級政党”?	(17)
取消共产党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目标	(21)
堵塞修正主义者进行背叛活动的道路, 保卫各国共产党	(31)

每天都有新的事实证明，現代修正主义者——尼·赫魯曉夫集团及其追随者——彻底叛变并且已經蜕化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敌人，成为社会主义、工人階級以及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解放运动的敌人，成为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敌人。他們同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一切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建立了“神圣同盟”。他們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各国兄弟党和共产党人，指向各国人民反帝、解放和革命运动。他們关于“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忠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事业的一切言詞，都是彻头彻尾为了騙人的虛張声势。

在实现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方針的道路上，他們需要同盟軍，而最門当戶对的同盟軍，就不可能不是各国党內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因此，尼·赫魯曉夫及其集团通过政变和阴谋手段，借口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欺騙了这些人，陷害了那些人，終於使修正主义分子在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內窃据領導地位；另一方面，他們恢复了铁托叛徒集团的名譽，并且完全同这个集团一鼻孔出气。这样，就形成了修正主义的統一战綫，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現代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拚命寻找其他的同盟軍。这种同盟軍是什么貨色呢？当然，不可能是別的，他們看中了他們的叛徒“兄弟”——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头子。因为修正主义和

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同一种意識形态——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两种表現。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中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一种表現，而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一种表現。

这就是使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起来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創造着使他們不仅在意識形态上和政治上，而且还在組織上融合起来的前提。因此，修正主义者日益明显地要使他們所領導的共产党墮落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要使这些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完全融合，这是再也自然不过和合乎邏輯的了。

現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針及其整个背叛路綫的根源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加以強調的这一方針，在苏共的新綱領中得到确认。尼·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談到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这一方針时說：“这不是暫时的策略口号，这是由工人階級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方針。”赫魯曉夫还說，“如果有人談到非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必須強調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开始执行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給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呼吁团結。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許多社会民主党領導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整批代表团訪問了苏联，同尼·赫魯曉夫集团举行了会晤和会談。

① 尼·赫魯曉夫答澳大利亞《先驅報》主編約翰·華特斯問，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活动，特别在最近一个时期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如比利时社会党总书记保·亨·斯巴克、现任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去年访问莫斯科并且同尼·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证明了这一点。居伊·摩勒在莫斯科接见外国记者谈到这些会谈时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讨论了很多问题，涉及永久性的理论和学说问题以及说明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居伊·摩勒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接见《团结报》记者时说：“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特别是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好多问题上肯定使我们感到满意。”

另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也在“指挥棒”的迫使下，走上了同当前的社会民主党融合的道路。他们的种种活动、文章、声明，赫鲁晓夫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文字，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团结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全国组织会议的文件，以及即将在五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等，都揭示了这一点。

“不论在什么基础之上”和“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同社会民主党团结、融合的思想，明目张胆地贯穿在修正主义者所作的上述一切努力和各项文件之中，凡是足以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阻碍这种联合的事情，一概避免，尽管修正主义者使用一些词藻来掩盖这种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而作的努力，是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铁托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接见德鲁·皮尔逊时所明确提出的“世界一体化”巨大战略计划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次接见是人所共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修正主义者大肆利用一些骗人的口号。他们企图为自己以“和

平共处和拯救世界免于热核毁灭战争”的名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接近和联合，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铁托集团接近和联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同罗马教皇接近和联合，以“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名义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进行辩解。

现代修正主义者重蹈 社会民主党背叛的复辙

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为他们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辩解，借口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特别是近来，表现出“积极的倾向”；这些党表示拥护和平、和平共处、裁军；它们积极地改变了自己对苏联的立场，表示赞成同共产党人接近，对工人阶级的要求表现出有些乐于响应，表示赞成维护和增强民主体制，宣告它们赞成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自己急于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接近辩解，企图制造一种幻想，仿佛不是修正主义者的火车向着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奔驰，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向修正主义的火车迎來。

这不是修正主义者的新颖策略。正是尼·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追随者为自己同铁托集团接近和完全联合辩解时，说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改正了许多错误，并且已经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來。同样，为了替自己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和解与接近的险恶方针辩解，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散播幻想，硬说帝国主义头子已经变得“明智”、“现实”、“和平”、“合理”了，等等。但是，种种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它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的当前头目更不用说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头目在观点和立场上有某些改变的话，那么可以看

出的唯一的改变,就是越来越明显地向右轉的傾向。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什么?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是叛徒的第二国际的直接繼續。它在意識形态上、組織上和策略上继承了第二国际各政党的全部遺產。社会民主党人背棄他們认为已經过时和不合时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說,否定階級斗争而代之以階級調和与和解的“理論”,否定革命而代之以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放棄革命道路而代之以“和平”、“民主”和議會道路,否定粉碎資產階級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同意把資本主义国家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徑,否定无产階級专政而代之以“純粹的和一般的民主”,背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以至于完全滑到民族沙文主义和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公开联合的立場上去,从而开始了他們的叛变。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斥責老社会民主党的叛变时曾經写道:“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張社会革命的政党变为主張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为头头是道的‘新’論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辯护。他否认有可能用科学地論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貧困、日益无产階級化以及資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实;他宣布說‘最終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坚决否定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的对立;他否认階級斗争的理論,认为这个理論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①

社会民主党走上这条道路后,已經变成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辯护士,变成資產階級的走狗,变成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内部最重

^①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19頁。

要的政治支柱。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扼杀他们的革命和解放运动。列宁指出，“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①

但是，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同第二国际时期比较，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它目前的特点是日益明显地向右转的倾向。

从一九五五年起，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卢森堡、西德和挪威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已修改了它们的纲领，或者着手制订新的纲领和采取新的立场。这些新纲领和新立场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的随意结合，彻底背弃社会主义的一切原则和一切理想，公然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和疯狂反共。

如果说老的改良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建立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那么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公开摒棄这一目标。他们宣称，他们要争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这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因为它是对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并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某种改良来代替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丝毫不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好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甚至删掉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呢？

按照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著名宣言（一九五一年），那些新纲领不是引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单单反对“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把一部分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经济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03页。

生活的干預，实行某些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這就是我們在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新宣言上看到的、据說是证明在某些資本主义国家已經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的事实。同时，他們否认在社会主义各国所进行的改造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們也就是公开或者間接地重新抬起了关于“人民資本主义”、“受控制的”、“有組織的”、“民主的”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时髦理論。

社会民主党这样背离社会主义原則和为資本主义辯护，不止一次地受到資產階級反动報紙的喝采。《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驅报》在一篇題为《馬克思主义的葬礼》的社論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有历史意义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后八十四年，在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棄絕了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的真正的意义上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了。它使自己同經濟生活中只要有可能就处处發揮私人的自由主动性的原則調和起来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綱領中，关于階級矛盾、对抗和斗争的思想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界綫被抹煞了。他們不要階級斗争，主張“一般”人的“責任感”。例如他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上就載明：“工业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只有在尽可能多的成員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觉悟、表示願意分担責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主張所有的‘人’团結与和睦，主張实现‘超階級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毫不触动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既然它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資本主义，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了。照他們的說法，只要限制托辣斯的权力，在資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帮助下，通过“自发的經濟演变”，“民主社会主义”就会实现。尽管如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民主党还是有必要取得政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竞选取得资产阶级议会的多数。社会党国际的头目之一勃隆塔尔赞美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宣言说：这项宣言“结束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排除了以革命的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抛弃了对任何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奉”。

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断绝了一切联系。奥地利社会党的纲领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并不要求思想严格一致的国际运动。作为社会主义者，无论其信念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分析的结果，或者来自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原则，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奥伦豪尔在这个党的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要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纲领的内容，这个要求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不可想像的”。他还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语言来讲话，人们就不能理解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老观念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的。”

现代社会民主党不仅早已滑到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去和维护唯心主义，而且向唯心主义寻求支持，甚至同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宗教合而为一。因此，比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就写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和教义，社会主义和宗教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奥地利社会党新纲领的制订者本·考茨基在一九五八年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打算制订一项能够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的纲领。”要使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使宗教的唯心观念和科学的唯物观念调和的类似企图，也表现在摩勒同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谈话中，这家报纸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这篇谈话。

現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識形态的概貌就是这样。应当強調指出，他們的綱領一向总是比实际行动要左一些的。如果說右翼社会党人为了欺騙工人在口头上还竭力冒充社会主义者，那末在实际行动上，他們已变成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辯護士。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不論是在野，不論是否領導資產階級政府，还是参加資產階級政府，总是以他們的观点和实际行动来帮助維護和巩固資產階級政权的。現代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假装社会主义的騙人伎倆都已經被实际經驗暴露无遺。社会党人曾經不只一次地領導过資產階級政府，例如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就是今天，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中，他們也还在領導着政府或者参加这些政府。他們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做了些什么呢？布魯姆曾經告誡說，执政的社会党人应当是“資本主义社会的忠誠領導人”，他們除了奉行布魯姆的这个告誡之外，什么也沒有做。

我們来扼要地談談法国社会党及其領袖居伊·摩勒的活动。摩勒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法国政府，甚至还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首脑，修正主义者目前把他說成是个左派人物，同他举行亲切的會談。法国社会党在領導政府的时候曾經迫害罢工工人，曾經鼓励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曾經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实行警察鎮压行动，曾經扩大和加剧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曾經批准北大西洋公約和贊成重新武装西德。居伊·摩勒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市場”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协定，他是对埃及的武装侵略的組織者之一。居伊·摩勒的叛卖为在法国建立个人专权等等鋪平了道路。甚至工党的《論壇》周刊一九五七年年初在談到摩勒政府的活动时也这样說：“有摩勒这么一个人，对法国和对社会主义來說都是耻辱。”

現代社会民主党的叛徒真面目就是这样。很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強調社会民主党在扼杀劳动人民革命运动和保卫資本主义制度

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此表示贊賞，这不是沒有原因的。举例說，芬兰資產階級銀行經理荣尼拉曾經說：“在爭取产业工人的靈魂的斗争中，唯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当反共生力軍。如果社会民主党打了敗仗，这很可能是芬兰民主的末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資產階級保守派，我不得不承认，我們應該有一个統一的、战斗的、坚决維護北欧民主的社会民主党。”同样，英国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时报》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写道：“实业家并不害怕工党，他們之中甚至有些人认为，同保守党相比，工党政府可能开辟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策划陰謀的場所，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終明白，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揭露和挫敗社会民主党，工人階級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斗争，就不可能使斗争取得胜利。弗·伊·列宁写道：“‘資產階級的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現象在一切先进資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派別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談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談不上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①作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約·維·斯大林強調指出：“現在的社会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說得非常对：現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他們在‘无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賽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社員’的。”“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資本主义。因此，資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②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117 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 211—212 頁。

同样，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强调指出，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公开轉向帝国主义立場，維護資本主义体系，分裂工人階級”，并且强调指出他們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要求共产党人繼續进行斗争来揭露他們。

然而，以尼·赫魯曉夫集团为首的現代修正主义者，作为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同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同莫斯科声明的忠告完全背道而馳。他們走上同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联合和融合的道路，这决不是偶然的。現代社会民主党和現代修正主义者有許多共同点，他們在沿着同一个方向、朝着反革命的共同目标走下去。

現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場上

正如过去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叛变馬克思列宁主义，叛变工人階級，叛变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一样，現代修正主义者也叛变了这些理想，走上了他們的前輩——也是他們的精神上的鼓舞者——的老路。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变了，恰恰是現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立場上去了。

拋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声称：“人們不能用老观念解决当前的問題。”修正主义者步他們的后尘，在为反对“教条主义”和爭取“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假面具下面，在新条件和新現象上进行投机，說什麼現在必須批判地考察許多事物；三十年前是真实的事情，現在不再是真实的了；原子武器和热核战争的危險使我們必須修正对許多战略和策略問題的看法和立場；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坚持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論点的人是不考虑已在世界上出現了巨大变化的教条主义者；援引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来分析和解釋当前历史进程的人是犯了引經据典狂，等

等。因此，在修正主义者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了，不再符合新的条件，必須用新的思想和結論来“丰富”它。像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样，修正主义者也閹割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精神，企图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用来反对資產階級的武器变成資產階級反对工人階級的武器。

“不是进行階級斗争，而是所有那些对社会具有責任感的人的团结和协调一致”，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說的現代社会的原动力。而修正主义者則把階級斗争一笔勾銷，他們以在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名义，用階級調和的思想代替階級斗争，他們以“在面对热核战争的危險的情况下拯救世界”的名义放棄这种斗争，他們把“和平共处”說成是解决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手段，来代替階級斗争。“用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謀求和平，同所有的人讲和平，和平凌駕于一切之上”，“对其同类的基督之爱”，“超階級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随处宣傳的思想。現在，修正主义者本着这种思想同階級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他們的代理人和僕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和铁托集团——勾結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們却同凡是忠实于工人階級利益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識形态的共产党和一切革命的共产党人瘋狂地作对。

社会民主党早就放棄了革命，而且他們声称，人們可以在資產階級政权、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的範圍内通过改良达到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步他們的后尘，也放棄了革命的道路，他們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向日益廣泛的民主的道路，是尊重和执行資產階級宪法的道路，是“結構改革”的道路。同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者也把爭取民主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談，他們把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于爭取民主的斗争。他們只表示贊